

徐涛 著

逃亡的苏溪

作家出版社





徐涛
著

逃亡的 苏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逃亡的苏溪 / 徐涛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8 (2017.12重印)
ISBN 978-7-5063-9660-8

I. ①逃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1234号

逃亡的苏溪

作者: 徐涛

出品人: 高路华婧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监制: 王俊一

特约策划: 姬文倩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封面绘图: 夏小茶Melody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数: 240千字

印张: 10.5

版次: 2017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12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660-8

定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楔子 黑色身影 / 001

第一部 如果可以逃出去 / 007

7月4日：死刑犯卫东和在监狱的休息室拿着早报等着他的律师高程；脸有伤痕的苏溪在茶社204包厢看着地上的尸体祈求上帝帮忙；编号为S5871的物证光天化日之下不翼而飞；新入职的女刑警被击昏在警局的洗手间……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安全、巧妙地度过一生？

第二部 他们能往哪里逃 / 073

7月5日：一心求死的自由搏击冠军，失踪的未婚妻简妮，说谎的律师，女亡命徒苏溪的出击，被劫持的检察官……蜘蛛在暗处结网，飞虫在搏命逃亡。这个名叫顾秋的护士，她的身体很热，很年轻。卫东和看着她的脸隐没在了黑暗中，他只是感觉她一直在看着他，用她那双像潭水一样深，一样黑的眼睛一眼不眨地看着他。

第三部 两个逃犯的共同点 / 155

很久很久以前：204包厢隔壁有人，茶社老板身死，6000克海星2号，编号S5871的秘密，黑诊所外的狭路相逢……就这样赤手空拳单枪匹马的，同整个世界决斗吧！这个世上愿意为卫东和豁出性命的女人不算多，但会是苏溪吗？那简妮呢，她会付出一切为卫东和洗刷所有冤屈吗？

第四部 绝境，无处可逃 / 239

很久很久以前：省禁毒局保密行动，二十年前的蓝区A队，卧底或者内鬼……这可不是卫东和计划中的死亡方式，他想过很多种死法，但跟一个警察一起死在毒贩的手里，实在是出乎意料。而苏溪又好像回到了梦中，梦见卫东和牵着一身红衣的简妮，且笑且走。而她是个幽灵，这就是她的宿命；这一刻，她忽然心如止水，这是她早就预料过的结局。

第五部 这世界上另一个你 / 295

7月6日：制毒专家，倒计时的炸弹，苏溪的底牌，真相即将大白……人的心很奇怪。人的心，不像车，有油门，有刹车，想开快就踩油门，想停下就踩刹车。她的心没有刹车装置。自从接近了卫东和，她的心，就一直向前冲，向前冲。直到万劫不复。幸福吗？真的很幸福。

楔子

黑色身影



黑色身影

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。华灯初上，街上都是赶着回家的人，各自打着伞，拎着包，行色匆匆地踩过一个又一个的小水洼。

苏溪穿着雨衣，站在马路边上，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电话，一边望着对面的红绿灯。

“嗯，我知道了……明天上班，我当然准备好了，嗯嗯，放心吧！我下个礼拜再给你打电话，不跟你说了，绿灯了！你和我爸注意身体，代我向小杰瑞问好！”

她在绿灯亮起的瞬间，挂断了电话。

裹挟在人群中，急匆匆地穿过了马路。人行道上有一块地砖碎裂，苏溪一脚踩下去，泥水四溅，打湿了她的裙摆，她甚至没有低头看一眼。

雨真大，她现在只想赶快回家，洗个热水澡。

沿着马路走十分钟，是一条小巷，穿过小巷，是苏溪现在租住的房子，一个五层的老式房子，老到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拆迁的传闻——苏溪在这里住了三年。

小巷的灯早已经坏了，站在巷口，看着雨中黑黢黢的小巷，苏溪加快了脚步。

她是个二十六岁的女人，独居，有些地方不得不比平常人更注意一点，尤其在那件事之后……

“那是个误会！”就在几天前，她这样跟从德国飞过来，陪她小住的妈妈解释。

“误会？我亲眼看见那个人在楼底下，早上你出门他在跟着你，下午

你回家他还在跟着你！”妈妈很坚持。

“可是你都没看见他的脸……”

“那能怪我吗？那么大的雾，那人又戴帽子，又戴口罩的，我怎么看得清！”

“所以啊，你连是男是女都没搞清楚——你肯定是看错了！谁会跟踪我呢？”

“会不会是你接手过的案子？”妈妈马上就否认了，“哦，不会，你那律师行我知道，都是些鸡零狗碎的案子，再说要找也不找你啊，有大律师在那顶着呢。”妈妈眼珠子转转，“那就是男朋友？男朋友的女朋友？女朋友的女朋友？”妈妈撇撇嘴，“反正你们现在的小孩，私生活特乱！”

妈妈最后也没再坚持追问这件事，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苏溪私生活“混乱”的证据——作为一个“准剩女”的妈妈，她其实更担心的是苏溪的私生活不够“混乱”。

所以，妈妈的话题马上转了一个方向：“我说，你检察院也考上了，马上就是助理检察官了，工作的事儿踏实下来，是不是也该考虑个人问题呢？”

“哎呀，今天有更新，差点忘了！”

苏溪不想和妈妈纠缠这个话题，她马上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找自己追的刑侦美剧看。

妈妈在她身边大声地叹气：“整天看这些玩意儿！你现在可是大龄未婚女青年！要看也得看韩剧啊，韩剧还能教你谈谈恋爱，给你开开窍！啧啧！你就是因为看这些东西太多了，才考检察官助理的？”

苏溪的脸烫了起来，她咳嗽了一声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妈，这是理想！做检察官是我的理想！”

妈妈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苏溪：“树立什么理想不好，偏偏学人家跟罪犯打交道？你以为自己是FCA啊！”

苏溪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：“妈，是FBI。”

“哼，不管是什么F，还不都是一样！唉，怪我，怪我！都是小时候给你看《名侦探柯南》看多了，就对这些谋杀案啊，凶手啊什么的感兴

趣……”

苏溪揉揉额头：“妈，你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给我哥一家三口的礼物都放进去了吧？不是明天一早的航班吗？”

“哎呀，你爸要的猪肉松忘打包了……”妈妈跳了起来。

看着妈妈急匆匆地走出房间，苏溪嘘出一口气。

还说自己《名侦探柯南》看多了，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，在旁边最起劲的人，明明就是妈妈自己！她刚刚还在异想天开什么“跟踪狂”的事儿……

嗯，真的只是妈妈异想天开吗？苏溪的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着。

是的，一两个星期前，她也曾看到过这么一个人影。

那天她刚刚从检察院的人事部领取上任通知书回来，傍晚回家的时候，走过小巷，鬼使神差地突然回头看了一眼，就看到一个人在她身后，大概五六米的距离，像是被她突然回头给吓到了，猛然停下脚步，然后转身飞奔而去。

那人穿着黑色的连帽冲锋衣，黑色的长裤，黑色的高帮运动鞋。

该不会是抢劫的吧？她当时还这么想，但是马上否定了，那时候是下午六点，天还没黑，街上的人也很多，没有劫匪傻到在这个时候出手。

苏溪转过头去，继续走自己的路，安全到家后，随即把这件事忘了。

如果不是妈妈提起来，她也许会永远想不起那个跟在她身后的黑色身影……

雨越下越大，整个世界仿佛除了雨声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隐约看到前面走着两个人，是一对小夫妻，两人挤在一把伞下，丈夫拎着大包小包，一手还撑着伞，娇小的妻子挽着丈夫的胳膊，身子几乎吊在他的身上，她又说又笑，声音银铃似的好听。

这样的景象无疑是让人心情愉悦的。苏溪露出了一个微笑。

也许，她也该考虑一下，是不是找个伴儿，来分享一下她的人生……这个人是谁呢？她的脑子浮现出了一张脸，苏溪脸上的笑容扩大了。

她对着前面的两个人影笑，对着滂沱大雨笑，对着幽深绵长的小巷

子笑。

一只戴着黑色薄手套的手，就在苏溪笑得正开心的时候，突然从她的背后伸了出来。

那只手紧紧地捂住了苏溪的嘴。一只手臂横过来，用力地勒住了她的喉咙。

那手臂的力度强劲凌厉，苏溪几乎瞬间就做出了判断：这不是个恶作剧。

苏溪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她飞快丢掉了手里的雨伞和背包，右手手肘用力向后撞击，同时左手抓住对方的一根手指用力向后掰。

对方马上退后两步，手腕飞快翻转，逃脱了苏溪的钳制。

苏溪迎上挥拳，冲着对方的下巴就是一拳——并没有打中，但在躲避中，对方脸上的口罩滑落了。

苏溪看到了对方的脸，立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她震惊地盯着这个人……

“啊，你，你是……”

这怎么可能？

怎么可能？

恐惧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抓住了她几乎已经感觉不到存在的心脏。

对方不待苏溪再做反应，蹿上来，用一只胳膊箍住她，再次紧紧捂住了苏溪的口鼻，一股刺鼻的古怪的味道传来，苏溪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……

只有十几米就可以逃出这条小巷，只有几米，就可以向那对渐行渐远的年轻夫妻求助，可是……

她倒了下去，额头重重地磕在人行道的板砖上，眼前一片模糊。

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双黑色的鞋子。

黑色的高帮运动鞋。

第一部

如果可以逃出去

7月4日

死刑犯卫东和在监狱的休息室拿着早报等着他的律师高程；脸有伤痕的苏溪在茶社204包厢看着地上的尸体祈求上帝帮忙；编号为S5871的物证光天化日之下不翼而飞；新入职的女刑警被击昏在警局的洗手间……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安全、巧妙地度过一生？



死刑

7月4日 上午8:00

卫东和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本地早报。

报纸上的内容和昨天的差不多。有三则广告刊登了一个月,分别是新楼盘,珠宝行和高考补习社。有一则寻人启事在连续刊登了一个星期之后今天终于销声匿迹,不确定是人找到了还是寻人者放弃了。有个男人在闹市区被女朋友当街暴打,和前天有人在小区虐狗是同一个版面。

×× 小区停水一个星期了。

×× 菜农贩卖的大白萝卜滞销了。

×× 高速即将通车了。

每一条新闻都像是跟卫东和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世界的——隔着高墙的另一世界。

“多看看报纸,别老想着乱七八糟的事。”

管教们都这么说。

乱七八糟的事,是指卫东和在死前的任何非配合性的动作甚至思想。

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平静赴死——像电视里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。

这显然是苛求了,卫东和不是英雄,他的罪名是蓄意杀人。

窗外是呐喊声和整齐的脚步声,穿着囚服的嫌犯们正卖力地跑着步。

休息室里只有卫东和和外号老砍的中年男人。

老砍姓阚,在杀了他所在的那个小工厂的四个同事之后,别人称呼他就从“老阚”变成了“老砍”。“老砍”对此特别满意。

老砍身材瘦小,相貌丑陋,一条腿还有残疾,畏畏缩缩地过了一辈子,绝对想不到有一天能得到别人的畏惧——不过,与其说他得到了别人的畏惧,不如说他失去了对任何人的畏惧。

“懒蛋！好好跑，你们这些烂人！哈哈，跑得不好不许吃饭！”

老砍趴在窗口，一边看，一边指手画脚地比画。有人对他怒目而视，不管对方体格如何，表情如何，身份如何，他一律毫不畏惧地瞪回去。

“来来来，有本事就砍死我！反正老子也是要死的人了！老子怕什么？那个谁，那个谁！敢不敢给我出来，老子砍死你！”

通常这时候站在门口的管教都会出言制止了。

不过今天没有。

卫东和不动声色地放下报纸。

他抬头看到李管教正在门口和一个陌生的面孔说着什么。

那是个年轻男人，穿着管教的统一制服。

老砍凑过来，站在卫东和的桌子旁边，用不可一世的语气道：“哎哟，新来的？还挺年轻，走后门进来的吧？”

“阚力平！你老实点！”

李管教喝了一句，他又低头在新管教的耳边说了些什么。

卫东和隐约听到“死刑、小心”几个字。

“卫东和，阚力平！”李管教叫了一句，“这是新管教，姓王。”

卫东和抬起头，打了声招呼：“王管教。”

说完就再次看起了报纸。

至于老砍，他竖起了眉毛：“嘿，老李，越看这小子跟你越像，该不会是你私生子吧？”

有他在，卫东和永远不用担心自己成为焦点。

在新管教送老砍去禁闭室的时候，李管教带着卫东和去了会客室。

细细长长的甬道，一边靠墙，一边是安着铁栏的窗户。跑步时间结束，嫌疑人们正在操场上三三两两地自由活动。

走廊上很寂静，两个人并排走路的嗒嗒嗒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，间或还有卫东和手上的手铐碰撞的咔咔声。

看守所没有监狱里那么严格，即便是最后宣判即将到来的死刑犯，也没有配备脚铐。

李管教四十多岁，身材粗壮，沉默寡言。

他不爱说话，人却还不错，对卫东和一直很关照。

也许那都是因为高程。

卫东和知道，高程跟看守所里的上上下下，早已经混得很熟了。

高程是他的律师，三十多岁，中等个头，体格健壮，长了一张媲美偶像明星的帅脸。他也知道自己的帅，随时关注着自己的帅，他即便是坐在看守所，也摆出一副帅帅的样子，挺着背，嘴角微扬着，好像旁边正好有个人正在给他拍照似的。

他穿着一件立领短袖衬衫，深色西裤，皮鞋，就像一位衣冠楚楚的律师该有的样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到高程衣冠楚楚的样子，卫东和都忍不住要笑。

即便是现在，死到临头的时候，看到高程的脸，对他来说，还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。

生活给他的快乐不多，高程算是一个。

“还有两天就开庭了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高程等卫东和一落座就问。

卫东和咧咧嘴角：“准备什么？死吗？”

高程喷了一下嘴：“你这样不行，这么大的情绪会引起法官和检察官的反感，王之夏要是揪着这一点，对你会很不利。”

这次卫东和是真的笑了：“还能不利到哪里去？注射死改成五马分尸？”

“你少他妈跟我来这套！”高程骂了一句脏话，他顾不上他的帅了，“简妮就是不想看你这样子才走的！老子要不是走不了，早他妈不来了！”

卫东和看了一眼被高程的声音吸引过来的李管教，把头低了下去，在高程以为他心怀愧疚而稍稍消气的时候，卫东和悄声说：“老子要不是走不了，早他妈的不见你了！”

“你他妈……”高程一拍桌子，刚要骂人，看到李管教走了过来，他

咳嗽一声，“怎么还记不住？快点记住，上法庭跟法官说你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。”

李管教警告似的瞥了高程一眼，再次踱步走远了。

高程抬头，看到卫东和一脸促狭地笑。

高程叹了一口气，换了个话题：“我昨天去医院看过阿姨了。”

他说的是卫东和的母亲。

卫东和慢慢收起了笑容：“她还好吗？”



尸体

7月4日 上午10:17

尸体就躺在液晶电视前面的绿色地毯上。

这是一个茶社的包厢，装修简陋。

尸体的喉咙部位有个大洞，血把她脖颈周围的一大块地毯都染成了黑色。

苏溪看着尸体，一瞬间天旋地转。

这几天来高度紧张的神经还有疲于奔命乏累不堪的身体就在这瞬间，完全地放弃了工作——她腿一软，跌坐在了地上。

想喊，想大声喊，喊救命也好，喊来人也好，甚至只是尖叫也好。

死者的脸就在她的眼前：那双细长的狡黠的双眼圆睁着，涂着鲜艳口红的嘴唇半张着，扭曲的五官，痉挛的双手……

对自己的死，她看起来比苏溪还吃惊。

苏溪紧紧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失控叫出来……这是她最后残存的理智。

没时间休息，也没时间崩溃，她必须马上离开。

腿还是软的，她不得不扶着巨大的玻璃茶几站起身。

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。

冷静。

两次深呼吸以后，苏溪已经站在了走廊中。

她不太担心被人看到。这间茶社位于工厂区，人口稠密，四通八达，她观察过了，这里没有摄像头，不会留下证据。现在是早上十点多，茶社刚刚开门，客人不多，服务员也没有那么勤快。

她迅速判断了一下情势，快速离开现场显然是最好的主意。

从窗口可以看到，茶社后面是一个大型住宅区，只要出了这个门，她就会像一尾小丑鱼，迅速混迹于汪洋大海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她了。

呼，呼，呼……

剧烈的喘息声源于紧张和恐惧，她的身子在拐角即将转弯的瞬间，停住了。

她体会到了被电击的感觉。

指纹！

她的指纹留在了犯罪现场！

在失控的尖叫声从喉咙里喷薄而出之前，她再次捂紧了嘴巴。
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她可以回去，先擦拭掉自己的指纹，然后再离开。这不会浪费多少时间。

在做决定的瞬间，她就开始在走廊里奔跑。

冷静，冷静！

短短的窄裙不利于奔跑，她有几次都踉跄着差点摔倒。

冷静，冷静！

冲回包厢，再关上门的瞬间，苏溪觉得脑门上有丝丝的凉意，那是她的冷汗。

她抓起衬衣衣角，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，这时候看到门把手，于是索性脱下白衬衣，用力地擦拭了一遍，直到确认安全了才又转向茶几。

她到底是摸在哪里了呢？摸了几下？还有别的地方有指纹吗？

会不会在惊恐中，她失去了几秒钟的记忆呢？失去的记忆中，她曾经碰过什么东西吗？

一连串的问题一股脑儿地迸发出来。